

老浦口

李敬宇 著



老浦口

李敬宇 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老浦口 / 李敬宇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6

ISBN 978-7-5399-9781-0

I. ①老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散文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81260 号

书 名 老浦口

著 者 李敬宇

责任编辑 孙金荣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南京捷迅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7.875

字 数 120 千字

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9781-0

定 价 32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序

赵本夫

很久没读到《老浦口》这么淳厚的长篇散文了。

这些年散文似乎格外发达，却有点泛滥的模样，随便写点什么就称之为散文，读来却味同嚼蜡。要么了无新意却故弄玄虚，要么内容空洞却滔滔不绝，要么虚情假意却装模作样，甚或一粒鸟屎落头上也能浅唱低吟一番。

散文需要一点尊重。

《老浦口》就是一部尊重散文的杰作。

老浦口当然也有悠久的历史，但它最辉煌的时候应在民国时代。那时津浦铁路作为南北交通大动脉，一直连接着南京和北平两颗心脏，承载着中国命运的列车轰轰嘎嘎，昼夜不息。那是个动乱的年代，一切都带着不确定性。

浦口作为津浦铁路南端的终点站，也是起始站，其繁华繁闹繁乱繁杂可想而知。在这个举世瞩目的小镇上，出没过各色人等，总统、军阀、将军、士兵、文人、革命党人、热血青年、流亡学生、密探、刺客、妓女、难民、乞

丐、流氓、强盗、实业家、小商贩、侵略者、汉奸、掮客、打手，等等等等。人们上上下下，穿梭往来，如过江之鲫。他们分别怀揣崇高、热血、希望、野心、阴谋、疯狂、卑鄙、绝望、凶狠、茫然、无助等各种情状，出现在浦口，又消失在浦口。浦口是一个驿站，也成为整个中国社会的缩影。这期间有无数的故事和人物可以书写，但要发掘出来，不是短时间可以做到的。《老浦口》对这一时期和之前的历史作了简明而清晰的描述，写出了历史的浦口、社会的浦口。但作者李敬宇把更多的视线放在伴他成长的浦口上，把历史和今天穿插其间，自然灵动，娓娓道来。这是一个讨巧的角度，内容却并不轻省。浦口的原住民已经极少，因为历史的原因，居民来自天南海北，带着各自不同的口音、文化、习俗、性情，汇集杂居在一起，过着清贫而和谐的生活。作者童年、少年、青年时代的记忆，充满了烟火气，却又那么明净、温馨、快乐，记录了一个时代的色彩和温度。经过那个年代的人，不可能没有痛苦，但作者并无凄凄哀哀、怨天怨地。他像所有浦口居民那样坦然面对命运，坚韧而从容地一路走来。我想，这也许是因为他们的祖辈曾经颠沛流离，曾经见识过浦口当年的“大世面”，也算曾经沧海，所以会荣辱不惊，珍惜当下的一点一滴。

李敬宇是一位出色的小说家，作品多以浦口为背景，写得活色生香。六年前，我曾参加过他的作品研讨会，印象很深。仅从这部长篇散文，就可以看出他的功力。这部

散文，内容丰厚扎实，对老浦口的评价真实客观，既写它的优长，也写它的局限；字里行间透着作者对老浦口浓浓的感情，却又不是滥情无度；结构往来穿插，却又不显凌乱；语言从容老到，却又不失幽默俏皮，就像和朋友讲故事。我是一字一句读完这部十万字的散文的，吸引我的，不是作品的悬念或惊人的物事，而是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和人间味道，以及没有火气的语言魅力。对长者，它可以勾起许多回忆；对年轻人，它可以告诉你一个过往的时代。

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这部作品，既有欣赏价值，也有史料价值。

作为一部散文，十万字够长了。但作为南北津浦铁路和东西长江交汇点的大码头，老浦口是一座文学的富矿，可写的东西还有更多。李敬宇以它为依托，够写一辈子了。

我们有理由期待作者会有更多更好的作品。

是为序。

2016年10月11日于南京

（赵本夫，著名作家，代表作《无土时代》、
《天下无贼》等。）

目 录

一	引子	001
二	一个开放的铁路小区	009
三	浦口镇	025
四	与公众有关的记忆	044
五	撒落的旧珍珠	067
六	时间停在了那一刻	095
七	红房子	133
八	家与人	161
九	走进浦口的深处	186
十	时光流转	226
十一	赘尾	238

— 引子

1

我从来没有做过带颜色的梦，所有梦境都是黑白的。但那天的梦是个例外，先前所有梦的格局都被打破了。在梦里，我清晰地看见，天空是蓝色的，不是清晨的湖蓝，不是白昼的淡蓝，也不是应付一下就能过去的那几种蓝，而是被夜晚笼罩的、晶莹剔透的、纯粹的蓝。星星布满一天，很亮，但亮得并不耀眼。明净的星空里，像是很突然地，出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亮体，是正方体还是六棱体我说不清，透明的，每道边都闪耀着一些亮点，在星星的衬托下缓慢移动。看上去很近，仿佛就在几公里之外。

我终于看清了，那是宇宙飞船。

梦做到这里，我醒了。朦胧地睁眼，想一想，又沉沉

睡去。

醒来后，梦的影像十分明晰，很美好；尤其，是那片布满一天星星的、纯粹的蓝。

2

这个梦是在南京下关区的家里做的。下关，现在与鼓楼区合并，叫鼓楼区了；包括楼前的这条建宁路，也属于鼓楼区。但在习惯里，我们仍旧把这一带叫作下关。

我在下关住了将近二十年，但我一直感觉不到我是城里人。我生命的出发点，是在与下关一江之隔的对岸，浦口；而我心灵的游走和寄托，也始终是在浦口。

浦口和下关，属于南京的两个区，但下关是城区，浦口是郊区。虽然一些浦口人已经不愿意承认浦口是郊区了，但是，直到目前，浦口有农村，有农业，有农民，虽已成为江北新区的一部分，可它同时也具备“三农”特征，怎么就不是郊区呢？

我喜欢浦口，喜欢那个留存在我心里多年的老浦口。

这个“老”字应如何定义？人的记忆是有选择的，比如我，就选择了从我记事时开始的那个年代。我对那个年代的老浦口感情至深，虽然许多记忆都是碎片式的，却刻

骨铭心。进入八十年代以后，开始长大成人了，对浦口的认知反而像是受了某种阻碍，渐次迟钝起来。这是一层意思，讲的是时间。就地域而言，先前，我的一双脚基本上没有迈出过浦口镇，无法丈量浦口镇以外的土地，所以，记忆差不多也停留在浦口镇那一隅窄小的范围内，难以与外面的世界相勾连。

范围既已圈定，我对下关、对鼓楼以至于对南京，印象就不是那么清晰了。

我对老浦口感情至深，凭借了什么？凡事总得有个由头、有个根源吧？

现在想来，这份情愫，大约是与“家”有关。对老浦口的感情，实际上源于对家的依赖和念想。不仅是那种完整的、多人口的、带有传统意味的家，而且，家与家之间、人与人之间，互相也都融洽、照应、包容。因为有了那些既独立又相互融合的家，心里有了依靠，才留下了许多念想，并一直保留到今天。

3

二十多年前，我曾读过奥地利心理学家佛洛伊德的《梦的解析》。此后不管做什么梦，即便是最恶的噩梦，醒来

以后，都喜欢拿佛氏理论套一下。一分析，就释然了。

刚才提到那个带颜色的梦，说到底，是“愿望的达成”。相当于一个人缺什么就想补什么。我最近眼疾，胀且疼，很厉害，很难受，并且，还有一两个黑斑老在眼前晃动，挥之不去。去医院检查，说是用眼过度，视神经萎缩，一时半会儿根本无法治愈。带进梦里，就希望眼睛能迅速好起来，于是最美的天空、最美的颜色出现了。

拿佛氏理论来看，其实是一个简单的梦。

但这个梦似乎存在着某种暗示，除了“愿望的达成”，希望眼疾能迅速好起来，还有另一层因素。梦里的天空并非虚拟。七十年代，我们住在浦铁一村的时候，除了阴雨，梦里的天空几乎夜夜可见。而现在，大气污染，雾霾当道，我们看不见星空了。无论是在今天的南京，还是在浦口，都看不见了。

当年，人们走进伦敦美术馆参观一位印象派画家——是莫奈吧——的画展，当他们看到画面上伦敦的天空呈现出通体红色时，都为之惊诧。很多人觉得，这画家是不是疯了，怎么把我们熟悉的天空画得如此陌生与不堪？然而，等他们走出美术馆抬头看天时，伦敦的天空果然是红色的。

当年英国工业革命的老路，我们似乎正在走，所以天

空理所当然地要被污染。

4

我在一篇小说里这样写浦口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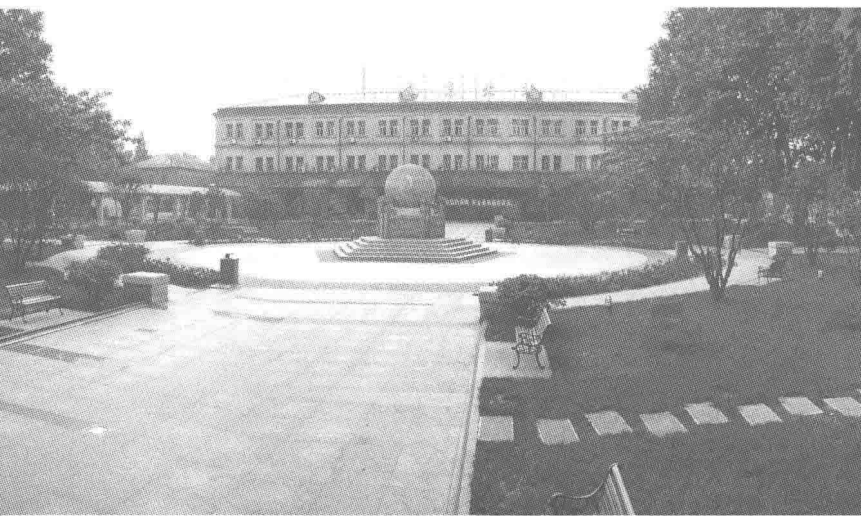
说起浦口这个地方，老一辈人都知道；年轻人，如果不喜欢民国那段历史，恐怕知道的就不多了。长江把中国版图剖成一南一北，俗称大江南北，历史上很多政权都拿这一南一北说事。现在长江上的大桥多了，还有过江隧道，天堑成了通途。以前不行。以前铁路线从天津南下，气势看上去十分磅礴，可一到长江边就没辙了。只好中断。铁路线被截断的地方是哪儿呢？是个小地方，就是浦口。至于它的对岸，南京，再往南的铁路，只能自找出路去了。

年轻人可能也知道。中学课本里经常会收进一篇文章，朱自清的散文名篇，《背影》，写他父亲去火车站送他远行的。那火车站，就是浦口站。

1968年，南京长江大桥通车，浦口火车站失去客运价值了。虽然停止了客运，但货运照常进行，也并不冷清。

其实还有一些没有写尽的。比如毛泽东当年在浦口丢了一双鞋子，幸亏一个当地的好心人送了他一双，不然他的“革命道路”将怎样走，也是个问题。这是斯诺在《西行漫记》里提到的。比如冯玉祥当初在北京政府段祺瑞麾下时，带着他的混成旅一路南来，在浦口屯兵不进，住了将近三个月之久。又比如，当年孙中山的灵柩从北京南下，必须在浦口下车，改换轮渡过江，方能到达中山陵。那为灵柩而建起的停灵台，至今还在。

我父亲回忆说，那一年他们接到任务，在浦口火车站月台尽头靠近机务段的地方，穿便衣值勤。一列专列客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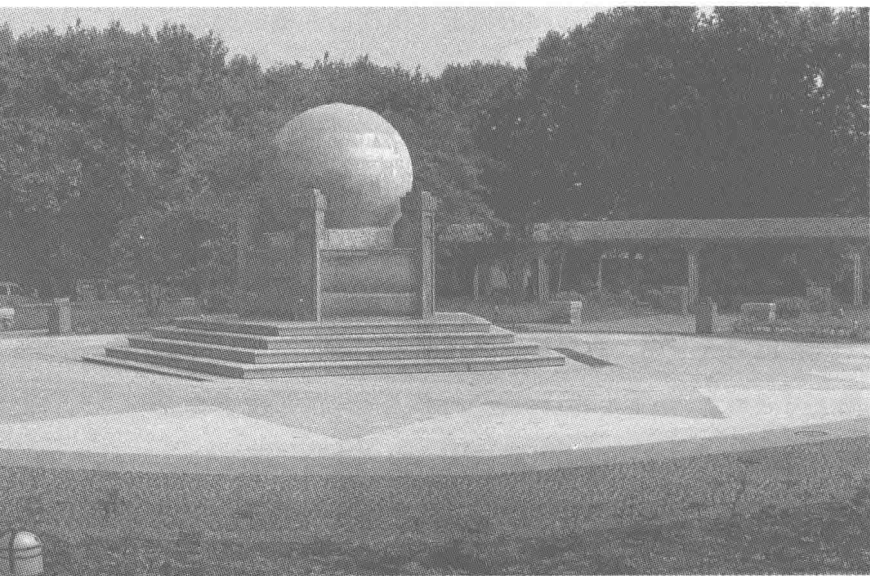
浦口火车站

就停在身边，少顷，窗帘被人掀起，里面的人朝外面看了片刻，父亲清楚地看见，掀窗帘的，是周恩来总理。父亲说，当时他们并不知道去执行什么任务，见到周总理，非常吃惊，也非常兴奋，但他不敢声张，因为有保密制度。事后他也不敢轻易说出。他说，那是他唯一一次那么近距离地见到周总理。

在浦口火车站，在老浦口的任何一条小街小巷，如果抛去时间概念，一不小心，你就会与名人当年的足迹重叠。倒不是因为浦口当年的名气有多大，是因为呀，受长江、铁路等条件所限，浦口本身就是一个必由经过的、必须劳神费脚的地方。就好比旧时的“下马坊”，文官到此下轿，武官必得下马。想想看，连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灵柩都要在这里下车，上船，奔波的人们，打这儿经过，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。

我那个短篇小说的题目叫《浴堂街34号》，是写革命家王荷波的。论起来，与浦口关系最密切的名人，就是王荷波，他牺牲得很早，1927年，被军阀张作霖杀害了。

由浦口站伸向北去的铁路，就是津浦铁路，民国时期相当有名。受长江阻隔，京沪铁路昔日分作两段，江南的是沪宁线，江北的是津浦线。坐火车南下或北上，都要在浦口和南京下关过江，转乘。所以，作为津浦铁路最南端



孙中山先生停灵台

的浦口，地盘虽然小，可是，但凡中国地图，无论大小，都会在上面标出“浦口”两个字。

当然，我指的是南京长江大桥通车以前。那时候，浦口是中国地图绕不过去的一个点。

二 一个开放的铁路小区

5

退回到上个世纪。七十年代初期,天空很蓝,很纯净。

那时候我们住在浦铁一村。一到夏天,天还没黑,吃完饭,家家户户都把竹凉床或红漆的门板抬出来。凉床极方便,爬上去就睡;门板稍微麻烦一点,下面要架两张长条凳,将门板平躺在长条凳上,再铺一张席子。纳凉便正式开始。

红漆门板是屋内二道门的,过了夏天再安装上去。其实第一道门夜里也很少关,虚掩着,或者干脆大敞着,就连后面连通着房间的小厨房的门,也开着。到下半夜,有的人身上凉透了,收拾收拾,回家去;贪凉的人不回家,肚子上搭一条薄床单或一件衣裳,一觉睡到清晨。小偷是

个稀奇物，很难遇到。若干年后，我写过一篇题为《怀旧》的小说，就是写那时候一个邻家女孩因为偷了几块钱，个人命运从此被改写的。

有蚊子，一只两只，在耳边绕。父母就拿芭蕉扇为我们搦蚊子，有一搭没一搭的，兼带着驱热。蚊子虽然可恶，但在我的记忆里早已淡去，留下的，是黑黑的天，以及一天明亮的星星。那星星，大的大，小的小，亮的晶亮，暗的也亮，密密麻麻，将天空点缀得满满当当。有个谜语，谜面是“黑黑板，钉洋钉，人人数不清”。洋钉就是铁钉。那时候中国工业不发达，崇洋的字眼处处可闻——洋火、洋油、洋线、洋山芋、洋柿子，什么都是“洋”，连自行车也叫洋车。直到七十年代，说惯了“洋”字的人们仍旧改不了口。

好了，回到谜语上来。躺在凉床上看天空，谜底自然就揭开了。

时常有流星从夜空里划过，速度也不是太快，看得很清晰。

那时候不懂得什么叫美，什么叫抒情；如今追忆起来，那时的夜空，真的很美。